

嫩芽

谷 峪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8020

嫩 芽

谷 峪 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3/4 印張 69,000 字

195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

統一書号: 10009·37

定价(6)三角二分

嫩

芽

谷 峪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作者是解放后成長起來的青年作者。他的小說陸續發表后，曾引起普遍的重視，為羣眾所喜愛。有的還被改編成電影劇本。現在作者把幾年來的作品選了一下，編成這本集子出版。這本集子裡的八篇小說，作者以滿腔的熱情，從不同的方面，塑造了新人物的形象，描繪了新的農村中的生活面貌。

目 次

拖拉机.....	5
新事新办.....	19
強扭的瓜不甜.....	26
王小素和新八嘎.....	40
一件提案.....	58
嫩芽.....	71
草料賬.....	79
爱情篇.....	90
讀“新事新办”等三篇小說.....茅 盾	110
創作“新事新办”的經過.....谷 峪	114

拖 拉 机

你站在大楼庄村东千頃荒里的窖疙疸上望望：南北四十里、东西二十里这一大片地，看不到一片村庄，沒有一棵樹。黃蒿、蘆草、碱蓬棵……鋪滿地皮，望不到邊兒，夾雜着的片片的沙碱地上，浮着白碱，若用牛耕地，真把牛蹄子腌咸了！这片荒地多久了？是誰家的？大楼庄有一个九十二歲的老头兒也不知道。人們只看到：春天扫鹽土的、夏天割草的、秋后撿柴禾的人們，都从远远几十里地以外到这里來，从沒有一人攔擋。

大楼庄，有百十戶人家，村西是好地，村东是这片千頃荒地。國營拖拉机農場計劃开辟这片荒地，就決定建立在这个小村子里。

農場的拖拉机从行署駛到大樓庄去的那一天，村上比过喜事还熱鬧。村長和民兵隊長小环抬着“迎風酒”，大通帶領村剧团敲打着鑼鼓，扭着秧歌，迎出村去一里多地。村上人們

都說：“这家伙一來，咱可有光沾！”只有老梗在一邊撇着嘴說：“什么样的洋犁也离不了大牛呀！它要是和汽車一样飛跑，扶犁的人就得落个累死！”

果然，还是年过半百的老梗猜的对。太陽在西山快沒下的时候，成羣結隊的拖拉机果然用牛拉着沿着大道駛來啦，离老远就看得清。村長、小环、大通……呆立着不作声，一看就把气洩了半截，老梗站在人羣中大声擺話起來：“人們的嘴片，多虧不是泥捏的，願怎么拍就怎么拍，反正又拍不碎。都說：拖拉机这样……那样……用汽油……今天一見明白啦吧？还是我猜的对吧！离了牛拉算不沾！”

拖拉机走到人們跟前就被人羣包圍住了，真像一窩蜂似的湧上前去問这、問那。宋場長的头左右搖擺着，和这人說几句，又赶忙和另一个人答話。

最后村長作羣众代表向場長提出意見：“开动拖拉机把地先耕兩犁，叫大家看看吧！”說着便拉着牛往西拐。宋場長忙道：

“不行，不行，沒有汽油。”

“有牛还用汽油嗎？”大家一齐問。

“哎，不是有牛不用汽油，是沒了汽油今天才用牛拉。”宋場長笑着这样答复。

人們听了这話，可都兴奋的了不得。尤其大通和小环这两个青年，腿兒像蹦簧似的挺了挺：

“拖拉机耕地不用牲口能行吧？”

宋場長向他倆笑着，不住地点头。

二

農場來到大樓庄不到一個月，老百姓三一羣，倆一伙，在地頭上、房角邊唸叨起來啦：

“哎，你听說了沒有？咱東窪里這地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，……”

“聽說拖拉機這東西，只會往前跑，不會拐彎，一插犁就不見影兒啦。凡是拖拉機走過的地就都沒收。”

講的人帶着驚慌的面孔，听的人帶着駭怕的臉色。農場的同志們也想找老鄉談談，真想不到，一湊人家，人家便拍打一下屁股，扛起鋤或揹起糞筐，哼着“唧噥唧噥吃不唧噥”的調兒躲走了。

這謠言很快的反映到了支部里。大家研究了一下，就急忙報告給區委會。沒隔兩天，劉政委就來到大樓庄召集全體支部黨員大會。會上決定馬上“搞插花地”，並本着“利國”“利民”的原則，規訂了換地的三個具體辦法：（一）千頃荒上凡有三分之二的熟地，農民已經開出來就劃為農民耕作區。（二）相反的，三分之二仍是荒地就劃為農場耕作區。（三）凡劃在農場耕作區里的農民開出的土地，願換到農民耕作區里去的，農場歡迎；並給代耕二年，只收籽種，不收用費，不願者自便。這對農民多么有利呀！會上又分了工，大通、小環、村長劃為宣傳組；農場里的黨員、工作人員劃為計劃組。

老梗在千頃荒地上開出來的那四畝地，正劃在了農場耕作區里。他的兒子小環要把地換到農民耕作區里，老梗就死也

不同意。为这件事，爺两个抬槓生气，老梗气得四頓飯沒吃飽。

今天，老梗正悶坐在炕上，只見門帘一掀，村長走了進來。老梗沒等村長說話便開口道：“……我那四畝地人家怎办我怎办——前有車后有轍。”

村長抿嘴一笑：“大哥！只要你这門口过去嘍，別人也好說了……哈，你真是個痛快脾氣！明天在學堂里開換地會，你參加吧。”

小環隔着門帘听了，剛要走進屋來，只听爹又这样問了一句：“農場出多少錢買一畝地？”

村長說：“不是收買，是拿圈外的地換！”

“噢！公家这不是沾老百姓的便宜嗎？”

“大哥，你想想这个道理：國家是誰的呢？再一說國家还給代耕二年！你多收几石麥子，豈不是什么就都有了嗎？”

“他們就会种地？腦袋上都留着大洋头，穿着洋式衣裳，簡直是洋學生。”老梗一嘸嘴，溜了村長一眼。

村長說：“看人別看外表，人家在种地上可有進步的好法哩！”

“得啦，他們开这地，头三年要打了粮食，我把我这两个眼珠挖出來踏个‘叭’叫你听！哼！我种了一輩子菜園，难道不知道紅莖的根达菜！”

“人家上的是肥田粉，能把地养好嘍！”

老梗一听說肥田粉，就好像吃了蠅子喝了醋似的，他擺着手搖着头：“啊呀！別提肥田粉了，那东西施在地里，和人抽大

煙一樣——越抽越癮，越癮越抽，越抽越瘦，抽抽就把地抽死嘍！你別和我說這東西，我比你這干部知道的也不少。”他一面洋洋得意的說着，一面用腳向炕根底下摸鞋，說：“兄弟，你給農場帶個信去吧：他若買，我就賣。”

村長一听，一股火只頂到腦門上，可是又立刻用力的按下去。最后很親切而又很鄭重的問道：“大哥！你这地是買來的嗎？”

“是嘛！你年青不記得，在前……對，前四十年的時候，三十塊現大洋一畝買的葛禿家的。”

這時小環在門帘以外越听越生氣，一步踏進來，氣憤的說：“東窪那地明明是咱倆開的嘛，怎麼是買的？”

老梗一家伙被問了個大紅臉。他一時回答不出，便惱羞成怒了：“你他媽的四十年前還在我腿肚子裏裝着趕集呢，逞什麼能！”

“好！你不換我換，你要西窪的地，東窪里分給我！”

老梗一听這一句，連肺都氣炸了，眼睛瞪出了眼眶，唾沫噴得三尺遠，厲聲大嗓的說：“哪有你的地？！老子還沒進棺材哩。”

“平分土地，有我那一份……”還沒等小環把話說完，只見老梗那粗黑黑的手直向小環的腦袋打過來：

“給你這五根大樑！”只听“拍”的一聲，正打中了村長墊在小環頭頂的胳膊上。

三

第二天晚上，学堂里的棉油灯閃着金黄色的光。場長和几个村干部，圍着桌子，商量今晚上的会怎么开好。一会儿，各个换地戶都來齐啦，屋子里嚷成一团，青年農民元凱本來也是不願把自家的地換給農場，可是經小环給他解釋后明白了。今天他在这里，只觉得很体面，他大声的不住嚷：“咱这老腦筋，以后可得多給講解点新事，若不是小环和我講，我怎么会明白，咱庄稼人以后也要駛机器种地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農場这一來，有拖拉机耕荒地，以后咱也学学駛机器，有了力量買一架。”另一个也插了嘴。

小环的週圍也挤了一圈人，顯然他的講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小环也就更說得起勁：“別瞧不起这塊荒地，几年以后把土質改变好喽，咱們在中間挖上二十里長的一道順水溝，滄河上再修上水閘；下雨多了往外順，天旱了提开閘一澆，一年一季麥子，一季稻子，咱們放下那紅干粮，吃着个白面饅头，喝喝大米飯，作活时坐在拖拉机上，那够多痛快啊！……”听的人們越聚越多，小环的声音越說越大，只見几十幅相同的笑盈盈的臉，向前伸着，細听他描繪幸福的將來。只有老梗自己，单独的、悶悶的蹲在西北角上，在想他想的問題。

老梗想什么呢？原來他这地是日本投降的那年开出來的，那时政府有令：开出的荒地三年不納負担。但是，老梗开了四畝地，他是每年只种二畝，每逢种滿二年头，就換換地，这样“佔着茅房不拉屎”，还可以永远不納負担。今天，他很害怕別

人給他揭出这个“鬼”來。只是低着头，要想出个应付办法來。

一个嗓音洪亮的喊了一声，圍着小环的一堆人散了，但是兴奋的余波还是在每人的臉上浮現着。直到宋場長登了台，才算鎮靜了下來。

宋場長魁梧的身材，胖大的臉兒，黑黑的面色。未曾說話在他的臉上首先發現的是笑紋。

“各位父老兄弟們：……誰离开咱們羣众也是做不成工作的，就拿農場來說吧，不是大家帮忙，这地就搞不好。大家为什么对農場这样親热呢？就因为農場是咱們國家的，它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，它不像地主一样在这里按上庄子，为的剝削咱們……。”

村長接着場長的話，開門見山的說：“農場到这里來是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，給咱找享福的經驗，对咱們的好处，慢慢地就嚐着了。我代表着全村老少向農場致敬。”一陣掌声过去。村長又說：“我第一个报名，我东窪那四畝地按規定的办法換給農場！”大通也緊接着說：“大通也情願！”

接着：

“大順更情願！”

“二强也願意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！”

一个接一个的拳头都举了起來。場長的鉛筆像鷄吃食一样在紙上吞打着。小环看着每个人那爽快有力的动作，兴奋極了，但是，再轉身找父親——不見了。

四

大楼村里一陣換土地風波過去以後，農場開始了耕地種麥。在農場耕作區几百頃的一片大平原上，單單就是老梗的四畝地仍然夾在當中，這一小片不被拖拉機耕過的地，誰看見了都覺得不舒服。

農場翻麥地的拖拉機在千頃荒上“轟隆”了四天的工夫，人們成羣的跑去看，都說：“嗨！一趟耕二尺寬，一尺來深！”這些話傳到老梗耳朵里，他很想去看看，可又不好意思；不看吧，又怪納悶的。不得已，套上了自己的大牛，到東窪去耕麥地；順便也開開眼——看看拖拉機耕地。

他駛着牛進了農場的地邊一看，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那新耕出來的地，犁花像波浪一樣勻調好看；小樹根、蘆草根，條條縷縷的被翻在了地面上。往南看：好傢伙！兩個女的也駛着拖拉機耙地，頭前一個拉一個圓刀耙，一抖一抖的切切拉拉，後邊一個拉的是個釘子耙（庄稼耙）也很快的駛過來。正東又有一架是機器拉機器，前邊的當然認識是拖拉機，後邊一個可沒見過，真奇怪，它是橫着走的。宋場長穩坐在後邊機器上，一面吸着煙，一面還哼着曲兒，看來實在是自在。北邊又開來一羣拖拉機，一個跟着一個如同跑馬射箭一般。當每個駕駛員在人山人海的觀眾面前掠過的時候，大男小女興奮的用手指着喊道：

“看！開得多好！”

“女的……女的也會！”

老梗一面欣賞着，慢慢走到自己地頭上，剛插上犁，就看到了“保養”（添油，添水……）機車的場面：領隊的紅旗，向空中一擺，四面八方的拖拉機都馳奔了過來，並且在“保養車”前雁列翅的擺開，宋場長一齊挨個的檢查了油表、電表、機油表……。他完了工作，一眼便看見老梗，大聲說：“老大哥！來歇歇吧！”連連向老梗招手。

老梗不覺臉兒一紅，左右看了一下，便大胆走了過來。

他在機器周圍轉了兩圈，用手指着一架拖拉機，向場長道：“這叫什麼？”

“播種機——就是耬。”

“這東西下種也有個准兒沒有？”

“看！一畝地下七斤四兩八錢種，差了還行！”

“什麼？七斤四兩八錢？！”老梗掩遮不住自己的驚奇，他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對這複雜精確的數字發生着懷疑：“場長，咱說實在的，在大樓莊方圓十里二十里我可是庄稼活上的好把式了，我耩一畝地，用種籽上下不能差幾合……嘿嘿，實在叫人……”隨後又拍着場長的肩道，“場長，這話不知你愛聽不愛聽？”

“說吧，我愛聽，最歡迎提意見。”

“我看你在機器上坐着，吸着煙、唱着曲，它給你漏一百斤你怎麼會知道呢？”

場長緊緊的握了他的手：“大哥，咱取個樂吧！”這時人們全圍了上來。場長稱上了麥籽告訴他道：“這是四十三斤十一兩八錢——整耩六畝地。你看前邊這個圓盤叫‘畝計表’，表

針走一个字剛剛耨六畝地。你看，这工夫箭头正指着四字，等指到五字上，这籽就漏完了。”老梗点点头。

“呼隆隆……”机車开动了。

老梗从早就想坐一坐火車汽車，但至今仍沒坐上。今天他坐在这拖拉机上真有难以形容的痛快。他笑咪咪的，小鬍子嘖着，觉得比平常說的“騰云駕霧”还舒服，猛然：“到了，到了五字上啦！”他高声的向前边机車上的場長喊着。

看熱鬧的人拍着巴掌道：“一点都不錯。”

老梗心一跳，忙問道：“怎么……这样准呢？”

場長肯定而又堅決的說：“机械就是机械！”然后場長又給大家說明原因，“你們來看，这大輪子轉一圈，这樓腿上的小輪轉十圈，小輪轉一圈漏十个麥粒。拖拉机走的快，輪轉的快，麥子漏的也快；反過來，麥籽就漏的慢了；它不走，輪不轉，麥籽也就不漏了。”大家都听了个目瞪口呆，村長看出了說服老梗的裂縫，便向前挤了一步，拉了老梗的胳膊：“大哥！佩服了吧？”

“你看你……”老梗不同意的瞟了村長一眼，“我什么时候不佩服啦？我是說这荒地难种成好地，这这这……。”

老梗忙从拖拉机上下來，就哄起了自己的牛，可顯得慢笨多啦。正在他拐回弯來的当兒，拖拉机又跑了起來。这时他虽然更使劲的用鞭子哄牛，但叫拖拉机一比，只觉得牛像站住了一样。他举起鞭子：“噠噠噠，你娘戾，你不想走啦？！”“啪！”鞭头落在了牛背上。直到他把一根鞭头打飛了的时候，牛兒爽利站住了。

五

千頃荒上的麥苗，從嚴冬的冰雪里掙扎了過來，一脈青蔥的麥苗兒，叶子又寬又大，被微風擺動着。地皮又溼又滋潤，長的可快啦！苗兒懷胎兩個月，已長到了大腿深。當汽車駛過公路的時候，上邊的旅客個個都驚奇的說：

“這是誰家的這大片好麥苗？”

“這就是一片白面饅頭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這是農場里的，去年我在这裡路過時才耕地。”

坐在車當中的人，也伸出了頭來：“好傢伙！若到熟時麥稈就胸口深啦！”

麥子一天天的發了黃色；老梗的臉倒一天天的愁起來了。小環、村長……這一伙呢，反倒一天比一天樂。這事也怪，自從去年老梗耕地發了脾氣，人們就給拖拉機改名叫做“氣死牛”了。這個故事在村中到處談論着：

“哼！不服這機器不行，你看東窪人家的麥子簡直快長瘋啦。”

“今年與農場換地的算得利啦！那一畝不收石二八斗的。”

“偏偏遇見偏偏……有人給他往嘴里抹蜜，他就咬手指頭。”

“你們到東窪去看一看，老梗那麥子也不錯，但和農場種的麥子一比活像牛毛；我看怎麼着去收割？”